

交大  
专题

责任编辑/张文清



我52年交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迁西安,故对二地交大,都有接触。且毕生从教,又在多所高校待过,有了比较,感受更深。

老交大的老师都很敬业。我入学时,恰逢国家动乱,物价飞涨之际。但老师们仍坚守岗位,认真教书。虽粗食布衣,仍不为所动。解放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但仍奉行俭朴原则。我受此影响,形成条件反射:见到平时衣着时尚的老师,就会怀疑他肚子里是否有真材实料!

我的老师,讲课方式互异,但他们都有一颗对学生认真负责之心,严格是一种爱。例如有的老师讲讲到中场,即抽十分钟测验上次讲课的内容,成绩计入总分。这是老师要学生及复习使下次讲课能够听懂的缘故。

老师讲课多采用启发式。物理概念挂帅,钟兆琳老师讲交流电机,即抓住旋转磁场这个核心内容,讲深讲透,次要内容留待学生自学。钟老师往往以不同方式,重复讲过的内容,是为重点,并通过提问方式,了解学生理解程度,激励学生。他不想让一个学生脱队,那是一种博爱。

钱学森对钟老师讲课从物理原理出发讲机电学甚为欣赏。其实我们学习时用的MIT课本也是这种启发式的范例,易看懂。我曾看到过一本MIT教材,讲的是矩阵。把矩阵和式子的关系,再和图形的关系一步步联系起来,而且还结合各种应用。阅读起来,易于理解,又兴趣盎然。

钟老师这种少而精的授课方法对我影响终身。当面对厚厚的苏联教材,我总是全力以赴找出哪些是必须讲的,哪些是学生必须掌握的。

解放前大学老师由校长聘用,因此校长的办学理念在校内得以贯彻始终。例如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崇尚自由思想百家共鸣。这就形成了北大校风,延续下来。老交大的校风也是由历任校长的办学理念逐步形成的。正确的理念能更好地满足国家高层次需求,学校也就成为名校了。

解放后,全国高校统一由高教部领导,全面向苏联学习。苏联的教学原则得到详尽无遗地推广。其中重基础,重联系实际和老交大传统相一致。因此交大毕业生很受社会群众欢迎,并为国家重大建设作出贡献。

在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解放后高校的一种新体制。彭康校长兼书记是搞哲学的,在他的领导下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原则和方法。其中有一条是系的总主要保证和支持系行政领导对上级下达任务的贯彻。这使得知识分子在领导岗位上得以充分发挥专长,同时在工作中思想得以提高而成为“又红又专”的领导骨干。

德智体美,德为先。我们这个长期受封建影响的国家,封建时代的个体劳动与现代大规模集体分工合作且组织严密的劳动有着根本性差异。群居城市生活也需要法治条例和道德理论。彭校长坚持教师必需学好哲学,并亲自授课,以冀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正确的思维方法。

解放后有一段长时间政治运动特别频繁。彭校长始终认定学校主要任务是教学和培养人才,要尽力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

解放前的师生往往抱着救国救国的心情来交大的。交大西迁后,彭校长对教学已过关而开始搞科研的老师提出要到国家的重点工业企业去工作一年,一方面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家需要什么。

上海交大在迁校后由留沪的造船系及各系在照顾少数留沪老师的基础上按沪地建设需要建立起来。聘进校的老师们中有很多校友且工作卓有成效。因此仍保有老交大传统。上海交大继承并发展了彭校长所建立的民主集中制领导方法。校长深入到每个基层单位,了解情况,并协助制订规划。而在执行过程中,校领导班子又深入院系一级现场办公。听取报告,指导工作。

上海交大将“爱国荣校,饮水思源”作为校训。在每届新生入学时马书记都强调学生要承担爱国的责任。在第一年的通识教育中即引入职业道德教育,并聘请优秀科学家作班主任,以其经历及成就言传身教。

六十年代,交大电机系包含电力及电信二个组及电信管理。六十年后,已发展为电子信息及电气工程学院。新增增设了集成电路、计算机、数字通信、自动化及电力电子驱动等学科。这说明我国已从工业电气化时代走向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也即创新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六十年后,世界经济的生长点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一体化使一流产品方能卖座数十年。于是,重点大学的培养目标变为培育创新型人才。

上海交大为此调整学科设置及教学方法。科研带动教学可以淘汰陈旧的课程知识,而现代科研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促成交叉平台的设立。上海交大以世界科技生长前沿及国家的战略需要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因此科技工作捷报频传。如神舟飞船的天地图像传输,深海探测及深海钻机平台等。

上海交大注重人才引进,但更注重内部师资队伍建设。在和密西根大学联合建立的学院中,学生一二年级在上海交大学习,三四年级则在密校学习。毕业生经学校评估,绝大部分达密校优秀水平。在教育部2012年对95个学科的全国数百所高校评比中,上海交大有三个学科排名第一,而排名前十位的则有廿余学科。难怪羊城晚报在今年二月四日的报导中说整个广东省高校排名第一的学科只有二个,省内有家专家指出原因为重引进人才而忽视内部师资队伍建设。

新形势下,不断创新正取,校友工作也有创新:无论是上交密歇根联合学院,还是医工平台,都离不开杰出校友的饮水思源。年度捐赠则为广大校友和母校的成就建立起一条纽带。母校生机勃勃的改革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吸引着我的关注,也督促我与时俱进。

大学生,是如今社会思想最活跃的群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我们不愿随波逐流,尝试用自己的眼睛去明辨是非,发出或许尚不成熟但却经过独立思考的声音。

作为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交大总是给人以“文化沙漠”的刻板印象。难道交大学生真的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没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吗?有许多多交的学子并不这样认为,校园杂志《我在线》便是在这样的疑问中,怀着一股发声的欲望诞生的。

《我在线》,她承载了一群人这样的梦想:期许以杂志的方式来记录我们所见的世界;希望以独立的人格来思考这个社会;希冀以微薄之力为有着共同梦想的人搭建一个分享、交流的平台;尝试以交大人的身份去表达真实的心声,交流独立的思考,让志同道合的人不再只是一个小圈子,而是一片一起奋力生长的丛林。

#### 从无到有

创办杂志的念头,来源于一个个小小的愿望。身在交大的人都知道,她绝非是“文化沙漠”。学校里有着众多或大或小的圈子,学生们凑在一起聊音乐、聊文学、聊社会、聊技术、聊茶余饭后的琐事。圈子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牛人,各自有自己的爱好,大家相见恨晚,畅所欲言,时常会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

然而这些交流仍局限在一个个圈子中,没有能够传播开来。所以有一些人并不满足,他们希望自己的想法可以和更多的人分享,可以与更多的人交流,将身边那些有趣而理性的思考传播出去。我们正是这样一批“不知足”的人,于是最后,选择了做杂志。

这个想法在朋友圈中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一个团队渐渐成行。大家一起开会决定杂志的名字,讨论分工与责任,争论杂志的宗旨和发展方向,通过各种渠道邀稿并一起制定宣传计划。虽然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凭着各自心中的那份憧憬和激情,尽量将所有部分都做得正式与完美。2011年10月10日,《我在线》杂志社在媒设学院召开受聘仪式,发布Logo和“低调行走,独立思考”的宗旨。那一刻开始,《我在线》正式上线。

#### 开始

杂志社在成立之后迅速推出了创刊号。创刊号的主题是“男女差异”,并包含了散文、杂文、诗歌、摄影等多个板块。在这一期,我们通过拉赞助以及内部成员集资



的方式印刷了纸质版,送给了所有在创刊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创刊号的反响很大,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建议。所有的成员都觉得自己付出获得了回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第二期杂志中我们尝试了采访。根据创刊号的反馈,我们针对第一期内容较为简单、板块过多的不足,精简了板块,充实了内容。于是我们将主题定为对当时很火的校园气象站团队作深度采访。那次采访经历很愉快,最后杂志的成稿也较第一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两个团队之间也起到了很好的相互宣传的效果。

# 我的交大情结

1953 机械系 徐基豫

1950年我高中毕业,当时高考分华北、华东两个考区,我报华东考区,第一志愿是交通大学机械系。记得当年的考场就在上海交大边上的徐汇中学,找到考场,根据贴在桌子上的考号找到自己的座位。考试完毕就是等待,对于自己的考试成绩我完全没有把握,直到报纸上发布了录取名单,才知道我已经被录取了。我报考的志愿是机械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父亲和我哥哥念的都是电机系,觉得要换换样,于是报考了机械系。至于机械系的学习内容、将来的工作、前途,完全一无所知,在我简单的头脑里也没有经过丝毫的思考。人生就是如此,一个随意的决定,竟决定了我的一生,如果当时我决定报考的是另外某一个系,那我今天的一切将完全不同,这也许就是命运。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交大,在客因堂内的教务科登记,我就成为交大的一年级学生。交大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大”和“精”,好大的草坪和它周围的建筑,工程馆宽敞的教室和楼梯,小巧玲珑的哲生馆,都使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大开眼界。

人学第一年,我是走读生,每天乘三站电车来到交大上课。第一年的课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当时的两门主课微积分和物理教材都是英文的。物理是Sears的,微积分是Courant的,厚厚的两大本,就我的英文水平来讲通读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细细读一读,以应付考试。实验报告必须用英文写,而且要用大写正体书写整齐。

从二年级开始改为住校,我的宿舍在老南院113,斜对面不远的食堂,窗下是一片杂草地,晚上自习时,窗外一片蛙叫声,窗玻璃上爬着壁虎,等着吃蚊子。后来搞了一次爱国卫生运动,清除了杂草,蛙叫声也没有了,壁虎也没有了。二年级时有几个月停课搞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中我的任务是躲在小屋子里监视“贪污犯”魏亚农的家,颇有“地下工作”的味道。

二年级下半年上级宣布因为建设需要我们这个年级要提前一年毕业,记得是教务长陈大燮教授来给我们做动员报告,他用上海普通话对我们说:“你们中的是双头彩啊!”,意思之一是可以早日参加祖国建设,之二就不记得了。当时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热情很高,虽然惋惜失去了一年的学习机会,但是能够早日参加工作建设国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由于学制缩短,两年的课程要在一年内完成,很多课,尤其是专业课被大大缩水,以至于后来听说有些老师认为我们这届质量很差,但是由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俗话说“师父领进门”吧,加上个人的努力,很多同学后来在工作上还是做出很突出的成绩,仅我们机制专业(甲乙两班)就出了三位院士。

三年级是院系调整后的第一年,

#### (一)

交大水利系50级同学,按照录取名单(当以当时上海大《申报》或《新闻报》张榜公布的名单为凭),记得当时有60名之多。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到53年秋,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一种毕业的,仅有31名(按朱培林提供的《河海大学1953届同学电话表》),几乎仅及录取名单的一半!

有不少,一开始就没有来报到,记得有一年级入学后,上体育课排队报数时仅有40多名。后来,经参军、转系、休学又走了好几位,其中,我能叫得出姓名的有以下几位。参军的有:曹大川、沈同荣、钱天爵。

转系的有:蔡福安(化工)、黄幼农(电力)、石克明(电力)、伍云杰(化工)。休学的有:吴正平。

因此,到了二年级时,住在交大南院四间宿舍内,每间有8个床位,已经是足足有余了。

#### (二)

大学生活三年,两年在交大,一年在华东。最能引起思回味的,当推同窗之间的友谊。尤其是同室的室友,由于作息在一起,自然更进一层了。

1978年9月23日上海船厂交付中波航运公司“绍兴”号是我国第一艘出口万吨级远洋干货船。合同名为“庆阳型”,“绍兴”号係东接船命名的。我为该船轮机主持设计师,深知该船的设计与母校老师下厂调研工作有很大关联,还是老师调研成果的直接受益人。

1970年中央交通部船型会议对当前国内已建成13000吨级远洋干货船进行了评估,并提出“意见”:机仓后移,改型成“前四后一”(机仓前4货仓,机仓后1货仓)船型,可较原先的“前三后二”型船提高经济效益;单一主机(近期“万吨轮”主机均采用上海船厂开发的重型低速柴油机6ESDZ74/160)之配套设施,应选优简统。“意见”传达下来时,我厂设计科小班子(原设计科多数人员仍在车间劳动锻炼)还忙在“风雷”号后接“风雷”字号船(“风光”、“风云”……)的工作,“改型”设计又势在必行,顿感人手短缺。恰于此时,母校造船二轮机专业以杨耀、李铭慰教授为首多名老师来到我厂做联系实践课题。当即商定以此“改型”设计为课题,配合我厂开展“前四后一”新船型——“山”字号万吨远洋干货船的设计。老师们的调研论证、创新设计,做得精细、全面,使“山”字号设计方案较之前的“万吨轮”技术经济性有显著提高,也很见成效;为随后港航联联合组成的“13000吨远洋干货船选型调查组”于1971年9月上报的

“调查报告”所肯定(对比江南船厂在“岳阳”号基础上改型成“前四后一”的“庆阳”号,“山”字号也有多项优势);在随后船标委(国家船舶标准化委员会)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八型船舶定型会议上获得认可(即确认“山”字号可作为13000吨级远洋干货船的“定型船”)。

我是1972年年底调回设计科的(原在车间劳动锻炼),上手的工作就是负责“山”字号轮机

# 母校老师与“绍兴”号

1951 轮机工程系 彭树恺

设计。那时,李铭慰、尉迟斌、张重越等老师完成多项属“初步设计”的调研工作已返校。仍留在厂进一步调研的老师还有:纪继寿老师(动力装置冷却系统安排);范恂如老师(全船蒸汽耗量估算);骆振黄、陈全福老师(轴承扭振、轴承负荷调正计算);郭振耀老师(空调系统)。经过3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庆阳型”定型图纸才算完成(虽尚未经船运部门认可,但母校老师们调研的若干成果,都已被结合进去)。

1973年12月船标委在上海召开“三型万吨船、一型万匹机定型鉴定会议”,会议对“定型

船”定下了“基调”(以已建成的船为主,在设计的不算)。万匹机定的就是6ESDZ76/160;万吨船的一型就是13000吨远洋干货船。“风”字号是“前三后二”型船,虽然在批量生产(上海、华中、江南、广州船厂都在造),但与“意见”相左;“山”字号虽完成了“技术设计”,但尚未投产,不符合“基调”;只有江南船厂建成的“庆阳”号是唯一既符合“基调”又满足“意见”的,也就成了

# 母校老师与“绍兴”号

1951 轮机工程系 彭树恺

“定型船”。会议又难舍“山”字号设计的许多优点,因此,六机部、交通部于次年召开了“庆阳型”图纸修改座谈会;又联合发文指定上海地区还在生产“风”字号的船厂(上海、华中、江南)各派船、机、电设计师各1人参加“庆阳型”定型设计(我就是上海造船厂的轮机代表)。经过3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庆阳型”定型图纸才算完成(虽尚未经船运部门认可,但母校老师们调研的若干成果,都已被结合进去)。

我国首艘出口万吨船合同名虽是“庆阳

型”,但船东有不同的要求:公约、规范有修改、变动;各厂采用的通用设备、属件各异;新工艺、新材料的采用等因素,“定型图纸”也只能供做参考。

以往,我们在船厂工作,由于时间要求的急促,往往抓上一把现成数据,拼拼凑凑就算完成了任务,深入细致的调研就很欠缺。这次母校老师对待“山”字号调研工作的敬业、细致分析课题的方法,对我很有启发,也可以说给我好好补上了一课。在这次出口船设计上,主机虽然仍是6ESDZ76/160重型低速柴油机(与“庆阳型”)、“风”字号船相同),我们轮机部分设计,还是从设备选型开始,将整套动力装置设计做了一番梳理(船体方面变动,我就不太了解)。与“定型设计”相比较:我们将设备、系统结合机、范老师研究成果另行安排,使设备规格更经济、合理(配套电机功率共减少了60.5千瓦);机仓设备布置也作了调查;此外,由于螺旋桨材料改变、装重为13.004吨(“庆阳型”为16.72吨),我们的轴承计算就按洛老师教授之法;调正好轴承负荷;设定好主机旋转型区也完全正确(业经实验验证)。总之,“绍兴”号的设计是成功的(中波航运公司将随后新建2艘16000吨多用途货船的任务也给了我厂就是明证)。这与母校老师们厂的调研成果是分不开的!

内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专题板块“我们”的策划上,将内容做细做深。

改革过后的第一期是“高考”专题,专注于探讨“地域差异”。在这一期中我们寻找各种资料,邀请撰稿人进行针对性撰稿,并学生进行了大范围地采访调查。尽管从最后发布的结果来看,仍有些幼稚,但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最重要的是,我们证明了自己仍旧可以继续下去。

2012年12月24日,杂志的第四期“末日”专题如期而至。与时事的契合和幽默娱乐的风格使得这期杂志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如同那个“末日预言”一样,《我在线》似乎也在同一天告别了过去,走向新的未来。

#### 成长

时间来到2013年。我们认识了更多如同我们一样的交大大团,一群同样在“做梦”的人——行思沙龙、TedxSJTU……于是我们决定合作。

“旅行的意义”,以此为题杂志社与行思沙龙合作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众多因为各自原因在国外生活过的交大学子,去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闻与他们的成长——他们,同样是一群“做梦”的人。就这样,他们的故事成了《我在线》第五期的专题——外面的世界。

这次的合作策划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一期的内容也获得了《我在线》创刊以来的最好反响。我们的成长,仍在继续着。

#### 未来

北岛这样说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们不甘于到那“深夜饮酒”的日子去听“梦破碎的声音”,于是我们傻傻地坚持“做梦”。幸运的是,仍旧有着那样多的人与我们一起“做梦”——我们的杂志成员,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在看着我们成长的读者们。

《我在线》行走至今,或许早已淡忘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却是如流水般静静地坚持着自己的梦。在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们是在自救,也是为了埋藏心里已久的梦想,或是为了对抗抗生活中的迷茫和挫折,我们在帮助自己成为期望的样子。”

相信在未来,为了成为“期望的样子”,《我在线》会继续走下去,低调而独立。

(校友通)

#### 改变

最终在思考过后,我们仍然决定坚持下去,一次次地开会讨论继续下去的方法。首先我们决定精简成员,通过自己的人际圈邀请信任、可靠的人加入团队,设立责任编辑,专注于各个板块的内容。其次是进一步提炼

#### 危机

尽管中途有着各种各样的辛苦和困难,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在不断地进步。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当杂志进入第二年,一系列的打击让我们意识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学业的加重和激情的渐渐冷却,越来越多的成员选择了离开,由于缺乏资金,招新和宣传上也困难重重。同时,由于撰稿人大多是学生,来稿的数量在经过

# 一群想要“做梦”的人



的方式印刷了纸质版,送给了所有在创刊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创刊号的反响很大,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建议。所有的成员都觉得自己付出获得了回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第二期杂志中我们尝试了采访。根据创刊号的反馈,我们针对第一期内容较为简单、板块过多的不足,精简了板块,充实了内容。于是我们将主题定为对当时很火的校园气象站团队作深度采访。那次采访经历很愉快,最后杂志的成稿也较第一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两个团队之间也起到了很好的相互宣传的效果。

#### 危机

尽管中途有着各种各样的辛苦和困难,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在不断地进步。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当杂志进入第二年,一系列的打击让我们意识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学业的加重和激情的渐渐冷却,越来越多的成员选择了离开,由于缺乏资金,招新和宣传上也困难重重。同时,由于撰稿人大多是学生,来稿的数量在经过

了前两期的爆发后,也渐渐减少。杂志社进入了创刊以来的最大危机。有时候我们会想自己的想法是否错了?又或者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实现那遥远的理想,有些自不量力?

最终在思考过后,我们仍然决定坚持下去,一次次地开会讨论继续下去的方法。首先我们决定精简成员,通过自己的人际圈邀请信任、可靠的人加入团队,设立责任编辑,专注于各个板块的内容。其次是进一步提炼

时间来到2013年。我们认识了更多如同我们一样的交大大团,一群同样在“做梦”的人——行思沙龙、TedxSJTU……于是我们决定合作。

“旅行的意义”,以此为题杂志社与行思沙龙合作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众多因为各自原因在国外生活过的交大学子,去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见闻与他们的成长——他们,同样是一群“做梦”的人。就这样,他们的故事成了《我在线》第五期的专题——外面的世界。

这次的合作策划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一期的内容也获得了《我在线》创刊以来的最好反响。我们的成长,仍在继续着。

#### 未来

北岛这样说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们不甘于到那“深夜饮酒”的日子去听“梦破碎的声音”,于是我们傻傻地坚持“做梦”。幸运的是,仍旧有着那样多的人与我们一起“做梦”——我们的杂志成员,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在看着我们成长的读者们。

《我在线》行走至今,或许早已淡忘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却是如流水般静静地坚持着自己的梦。在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们是在自救,也是为了埋藏心里已久的梦想,或是为了对抗抗生活中的迷茫和挫折,我们在帮助自己成为期望的样子。”

相信在未来,为了成为“期望的样子”,《我在线》会继续走下去,低调而独立。

(校友通)